

綠 樹 成 蔭

——四川新繁縣新民人民公社史



綠樹成蔭

——



綠 樹 成 蔭

(四川新繁縣新民人民公社史)

新 民 社 史 編 寫 委 員 會
四 川 省 文 聯 合 編

插圖：毛鈞光 苗 波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125,000 開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6 $\frac{1}{16}$ 插頁10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0冊

序

李半黎

“新民社史”是一本記实的史書。

四川省七千多万人民中的六千万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解放十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然后由千百万互助组，到十六万多个农业社，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一跃而为五千零九十六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一千三百八十多万户农民，占了全省总农户的99%以上。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惊天动地的变革，阶级斗争的变革，可歌可泣的变革，也是在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中劳动人民创造新世界的变革。

如果说“一颗水晶珠能够反映太阳”，那末，你可以从生动的“新民社史”中，窥见我省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六千万农民是怎样勇敢机智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新民社史”的口述者——现在的新民公社的骨干和先进分子们，以亲身的体验具体地告诉我们，从1949年底开始解放，到1952年春天土改结束之前，地主阶级在末日临头的时候，依然作着垂死的挣扎，有的公开造谣言，有的施用美人计。而当时以贫雇农为首的农协会主席罗世发同志，妇女武装队长黄静仙同志等等农民代表方面，在中共新繁县委的领导下，

又是多么机智勇敢地向封建剥削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平息叛乱，镇压恶霸，清算地主，土改分田……，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阶段中，“新民主史”用活的事实，正确地反映了当时党在农村中所坚决贯彻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阶级路线。从而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推倒了，农民胜利了，心情愉快了，生产得到了必然的发展。

之后，摆在农民面前的两条道路的问题又出现了。是停留在单干户、互助组阶段发展个体经济？还是组织起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合作化的道路呢？是跟着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跟随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呢？不少的农民站在“十字路口”上，考虑着自己的命运。“新民主史”把这一时期的不同思想叙述得十分生动。富农在勾引，中农在动摇，中农中的新下中农（土改前的老贫农）是一种态度，老上中农又是一种态度，甚至连个别觉悟不高的贫农也无所适从了。他们既想发展生产，又看不到集体的力量；既想过富裕的生活，又舍不得私有制度。有的进组又退组，有的进社又退社，有的闹忘本退坡，有的闹自发势力，宁走独木桥，不走阳关道。唐兴发就是这一类人中的典型人物。这又怨谁呢？除了阶级敌人的勾引之外，那就是被千百年来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的桎梏把他们害“惨”了。

但是，农民毕竟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毕竟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者，毕竟知道共产党是他们的大救星。新民主的农民，同全省各地的农民一样，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共四川省委和新繁县委的关怀与负责同志的耐心帮助

下，他們的眼睛亮了，再也不“步行三五又回头”了，他們堅定地迈步前进——1952年11月，他們建立了初級社，川西壩子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第一面旗帜出現了；1954年元旦，全省第一个大社也在这里扎根了；1956年元旦，这里又飘起了高級社的全省第一面紅旗，直到大跃进的1958年10月，他們又高举起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奋勇前进了。正是十年树木，“綠树成蔭”！

“新民社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党对农民的領導是如何的堅定和充滿信心。当你看到新民社的农民由互助組到联組，由联組到小社，由小社到大社，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由高級社到人民公社这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你就可以深信，党对农民的領導又是多么慎重，多么耐心。

“新民社史”又告訴我們，党在启发誘导农民的时候，一方面針對着小农經濟的、半消費性的、商品生产量很少的經濟弱点进行工作，一方面又掌握了农民的“耳听为虛、眼見为实”的特点，因此，必須通过发展生产，通过步步升高，叫农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合作化优越性的实际，使他們感到既能得到眼前利益，又要看到长远利益，用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循循善誘，自願而行。这既不是盲目冒进，也不是右傾爬行，而是真正地体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伟大的毛澤东思想的正确性。

讀了“新民社史”，不仅可以看到在土改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党对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口号，在不同的經濟基础上，是如何的发展和具体的运用，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我

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社史叙述到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我斗争虽然是少量的，但是对地、富、反、坏各种分子的活动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鼓足干劲与右倾保守的斗争却是非常复杂的。这一切都能够提醒读者：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比较曲折的斗争，克服种种困难，甚至经过失败，把教训变成经验，把坏事变成好事，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起来。正如毛主席在纵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所说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新民公社的大旗在新民大楼的上空迎风招展着。我国人民公社化的光辉，就象初升的太阳，普照着整个大地，鼓舞着全体人民。但是，也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就象“蜀犬吠日”一样，看不惯灿烂的阳光。让他们狂吠吧，马克思早就对酷爱光明的人说过：“一心循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让人们随便怎样去说吧。”

1959年8月21日

目 次

序	李半黎 (1)
惊天动地鬧翻身	罗世发口述 (2)
一面旗帜	张守福口述 (10)
“挂羊头卖狗肉”	馮恩云口述 (16)
提高一步	楊万明口述 (24)
比一比	廖炯华口述 (30)
一場风波	史良成口述 (37)
此路不通	黃正清口述 (44)
綠树成蔭	黃靜仙口述 (49)
家庭糾紛	刘芝秀口述 (56)
順水推舟	徐繼英口述 (66)
我当了新式农具手	曾玉清口述 (71) 龔星蕙记录
亲人的关怀	任慎容口述 (78)
第一个幼兒園	任淑仪口述 (84)
上北京	刘玉芳口述 (91) 式 霖记录
搬开絆脚石	刘元光口述 (98) 江 河记录
大放光明	蔡德福口述 (106)
光荣的事业	賀国智口述 (114)

烏云遮不住太陽 刘发栋口述 (123)

一面鏡子 曾庆祥、石韞玉 (133)

叫河水搬家 胡宗礼 (142)

制伏三岔河 周远智口述 (147)

驗收 龔次尊口述 (154)

食堂飯菜香 馬佩璣口述 (160)

馮恩云老汉 黃紀芬口述 (168)

步步高升 王世全口述 (173)

收获 陈 犀 (178)

編后記 (183)

新民人民公社在四川省新繁县的禾登乡。共有三千〇五十二户，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耕地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多亩。它是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以罗世发互助组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水有源，树有根。这部社史得从解放时谈起。我们先请罗世发同志介绍一下解放初期的情况。

惊天动地闹翻身

罗世发口述

人家都说我们四川是“天府之国”，川西壩子又是“天府之国”里的大粮仓。这话一点不假。不过，在解放前，这个大粮仓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那些恶霸、地主霸占着的。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流汗流血，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些人还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差不多每个农民都有一本伤心的血泪史，说也说不完。我还是从解放以后谈起吧。

1949年底，川西壩子解放了。在解放军还没有到达我们新繁县禾登乡的那几天，连更宵夜过了几批国民党的滥仗队伍。抢东家的猪，牵西家的羊，硬把农民打劫惨了。国民党的

敗兵一过，地方上的一些恶霸、地主、袍哥大爷就勾結了一批土匪、团队、流氓、地痞，組織了一个反动武装，叫做什么“两路軍”，說是专门对抗八路軍的。他們到处造謠，說啥“八路軍逮到老百姓就穿鼻子、割耳朵，一个也不放过，”等等。他們一天到晚，东一趟，西一趟，从东林寺到万家巷子，从殷家湾到山洪庵，見人搶人，見貨搶貨，把个禾登乡鬧得烏烟瘴气。当时，农民对共产党、解放軍虽然还不了解，但是都晓得解放軍就是当年的紅軍。听老年人說，前十多年，紅軍长征从四川經過，四川軍閥的垮杆队伍和蒋介石的“遭殃軍”，都抵挡不住，仗火一直打到江油、彰明等县，离新繁只有二百里远了。把城里的財主，吓得屁滾尿淋，忙把粮食扫仓卖尽，夹起尾巴就往成都搬家。那时候，就听說紅軍是专门“打富济貧”的，要分田、分粮食給老百姓。所以，农民当时对地主恶霸制造的謠言，根本就不相信，心想：“世上还有比你們更坏的人？”大家都还是巴心不得解放軍赶快来。

腊月二十几头(阳历 1950 年初)，解放軍来了。只听见机关枪象风簸机一样，打得砰砰碰碰，子弹呼呼直飞。“两路軍”被打得落花流水，沿路跑沿路喊：“打崩啦，快跑呀！”他們活象一群丧家狗，横冲直撞，把場上撞得人仰馬翻，菜担子不知压坏了多少。

暴乱平息了。“两路軍”被打垮了。解放軍在乡上駐扎下来以后，立刻展开了宣传活动，說明解放軍是老百姓的軍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軍队；又帮农民做活路，講革命翻身的道理，教大家唱歌、跳秧歌舞；很快就和群众搞得象一家人似的了。

就在这时候，我認識了項宝同志（他現在是新繁县县长）。那陣我还在碾房里做工。他天天到碾子上来帮我碾米、打油。一边做活路，一边和我摆談。我看他那么和蔼可亲，再加上他又善于启发誘导，我就越談越起劲。我告訴他：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媽因为养不活我，从小就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放牛；我又为啥跑回来做庄稼；怎么去学理发；怎么到碾子上来打杂，混了几年才当上正式工人；以及我們如何暗地里整地主、帮助穷人；等等。后来搞熟了，連我怎么把黄正清背过河、自由結婚的那些事，也都告訴了他。談到伤心的时候，他就安慰我，給我講解放翻身的道理，启发我积极参加斗争；談到得意的时候，他也为我高兴，說我干得好、做得对，鼓励我永远也不要向恶势力、坏习惯屈服，不要向困难低头。就这样，他对我越来越了解，我对他越来越亲近了。他問我啥，我就談啥，比方：村里哪些人受苦最多，最恨恶霸财主；哪些人最肯为大家办事，最跳得起；还有哪些人最歪，最会压迫穷人，哪些人有枪，参加过暴乱；……有时候不等他問，我就向他談开了。这时候，他就动员我出来当干部，把农民組織起来。其实，我早就有这番心意了。記得当时我就和自己的爱人講过，想去跟項宝同志搞工作，她为我耽心，說：“人家会要你？”是呀，我那时才二十岁，人年輕，会干啥呢？項宝同志却鼓励我說：“年輕人有朝气，干劲大，接受新东西快。好好干吧！”就这样，在征粮工作开始时，我就当了催粮代表，成天跟項宝同志他們一路跑，一起吃飯。

这时候，村里的财主石子异忽然跑来找我了，他先笑嘻嘻地對我說：“罗老么，二天沒米，开声腔。”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湊

到我耳边上說：“解放軍二天要走，你还是要留步后路哟！”我馬上就把这事对項宝同志談了，又問他們是不是要走。項宝同志說：“我們永远也不走了。”第二天，他把石子异叫来，狠狠訓了一頓。事后，石子异又悄悄跑来找我，要我帮他說些好話。我一看財主老爷居然也向我們旁入低了头，心里更高兴，劲头也更大的。沒多久，項宝同志又提議，讓我当催粮代表組长，大家都同意了。以后催粮时，項宝同志他們总是讓我們催粮代表組出面。这一下我們的腰杆就更硬了，工作更大胆，更积极了。一天到晚，早出夜不归地到处奔跑，催收地主欠的公粮。有一次，到石子异家去催粮。肚皮跑餓了，他弄起大酒大肉出来办招待，妄想收买我們。哪知道“穷得新鮮、餓得志气”的农民，早已看清了他的鬼板眼，水都不喝他一口，高矮扭着他交粮。他只好乖乖地照数交齐。

粮食收起来堆在仓里，我們怕地主破坏，不放心，夜夜安崗放哨，我在刘家院子守仓，天天晚上，都在牛圈上和牛作伴。那时候也不覺得辛苦，只是感到工作搞得痛快、帶劲。

在解放軍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征粮工作很快就胜利地完成了。接着，我們就成立了农民协会。很多貧苦农民和热情肯干的年輕人，如黃靜仙、史良成、刘发栋……都当了农协会的干部；大家选我当了村农会的主席和乡农会的委員。

下半年搞减租退押，我和黃靜仙等几个干部先到县里去学习了几天，回来后就发动群众，把工作搞开了。

那时候，黃靜仙是妇女武装队长，成天挂起个左輪手枪到处跑。刘芝秀才十三岁，也参加了妇女武装队，整天跟黃靜仙一起东奔西跑，活象她的小警卫員。开始，很多地主不肯退

押，到处疏散、隱藏財物。我們就发动群众調查、检举。黃靜仙过去經常替恶霸地主黃楷生家做活路，对他家的情况当然清楚。当时黃楷生已經偷跑了，还有两个兒媳妇在家。黃靜仙就帶起武装隊員去，先找黃楷生的二兒媳妇楊培芬。楊培芬說她家沒得东西来退押。黃靜仙問她：“你过去戴的金箍子呢？”

她說：“卖了。”

“前一向我还看你戴的，卖了？是不是在哪个牆縫头藏到的，快拿出来！”

黃靜仙怎么晓得她藏在牆縫里的呢？那时候，我們很多男女武装隊員、积极分子，每晚上都要巡更守夜，監視地主的行动。他們的周围团轉都是我們的群众崗哨，一言一行我們都清清楚楚。楊培芬藏金箍子的事，头天夜里就被发觉了。所以，黃靜仙这么一提，楊培芬就吓坏了。当时她就睡在地上打滾，大哭大鬧。黃靜仙看她要无賴，馬上叫人推个鷄公車来，把她拖到車子上，也不叫別人推，喊她侄兒来，把她推到村办公室去。一到了村办公室，楊培芬就老实一些，不敢再鬧了，但还是死不承認，直到半夜过才坦白。第二天清早，黃靜仙去找她时，她乖乖地从身上摸出了金箍子，抵交一部分押金。黃楷生的么兒媳妇，当时也疏散了很多財物到軍屯乡去。那是我和黃靜仙一路去追回来的。

减租退押，可以說是我們和地主階級打的第一仗。在这场斗争中，大大提高了貧苦农民的階級覺悟。就拿徐繼英來說，她过去是在有錢人家当佣人的。丈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当兵，到現在二十多年沒有音信。丈夫刚被拉走，兒子就害了病。她当时失魂落魄地，象发了痴一样。有一天担水，不小

心泼了主人家一脚。这就惹了祸，不但被赶了出来，連工資都被扣下了。回家來貧病交迫，兒子就死了。要不是还有个未成年的小叔子馮全要她撫養，她早就不想再活在世上受罪了。解放給她帶來了希望，她們叔嫂倆都積極地參加了鬥爭。當時，她們自己并無押可退，但馮全情願倒貼伙食，跑到外縣去向地主追押。象這樣的事情，多得很。

那時候，硬是搞得熱火朝天。我們把地主釘得很緊，每晚上海都要叫他們來開會，自己彙報當天退了好多押金，其餘的好久退。不退的，當場就叫武裝隊看管起來，再派談判組去談判，直到他答應退齊為止。

押金收了一部分，就開始發還給農民。頭一次是曹雲生縣長（現在他是中共新繁縣委第一書記）親自來主持發還的。在大会上，發一個就握一下手。大家好高興啊！真是世道變了，縣長都跟農民握起手來了。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搞好生產，一定要財主退清押金。

這時候，地主們眼看硬拚是不行了，就想另外施些軟套套。黃懷民就用過個美人計，叫他女人和他妹妹，打扮得妖精似的，天天來找男武裝隊員鬼混。我們曉得這是敵人設的迷魂陣，叫隊員不要理她們。這樣，地主的詭計又落空了。經過我們繼續催逼，到過年時，押金就退得差不多了。接着，便展開了清匪反霸的鬥爭。

暴亂平息以後，惡霸匪首都沒有鎮壓，只是集中到縣上管訓。有時候他們還要回來，裝得神氣活現的（其實是政府叫他們回來號召他們的“兄弟伙”繳槍自新）。群眾難免有些懷疑，都去問解放軍：“這些人過去殘害百姓，解放後又搞暴亂，打解

放軍，現在光是繳了槍，就萬事大吉了嗎？”解放軍給群眾解釋，說以後要按政策處理，叫大家不要焦慮。果然，到了1951年年底，政府根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原則，就分別作了處理。連退押時逃到梓潼去的大惡霸黃楷生，也被逮回來了。

在華嚴寺開公審大會那天，我代表全鄉農民作公訴人。當我讀完了起訴書以後，群眾就一個一個跑上台來控訴，把多年來的深仇大恨全都倒了出來，引得全場血淚滾滾，哭聲震天。我當時心里就象有一團火，肚皮都要氣爆了，跟着群眾一齊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徹底鎮壓惡霸匪首！”……審判長接受了群眾的要求，當場宣判，槍決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惡霸匪首，其餘的根據罪惡輕重也分別作了處理。從此以後，群眾再也不提心吊膽的了。

1952年1月，我們進行了土地改革。這是消滅地主階級的最后一戰。

首先是划成份。在減租退押時，原來也划過一下，那時候搞得很毛糙。象地主楊俊洲、楊勛林兩弟兄，開頭就錯划成了中農，楊俊洲還混進村農會當過一陣文書。這次充分發動了群眾，查黑田，算剝削，工作非常細致認真。狐狸的尾巴，就再也藏不住了。儘管這樣，地主都還要狡辯。好吧，那就來算算賬吧。

在訴苦大會上，萬大娘算了這樣一筆賬：

她家原來借了二十兩銀子佃了地主六畝地。一家人勤扒苦做，每年收的糧食還是交租子都不夠。實在沒法，丈夫就出去推車子，拚死拚活地干，想掙點錢來還租子，免得利滾利越